



中國鄉土小說名作大系

主編 鄭電波

中篇小說系列（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

第二十六卷

平四題



中原出版傳媒集團
大地傳媒

 中原農民出版社

主编 郑电波

中篇小说系列（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

第二十六卷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李四题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第 26 卷 / 郑电波主编. — 郑州: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542 - 1000 - 0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566 号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出 版 人	刘宏伟	
总 编 审	汪大凯	
总 策 划	刘宏伟	
策划编辑	郑电波	
责任编辑	郑电波 高燕燕	
责任校对	肖攀锋	
装帧设计	吴丹青	
装帧制作	董 雪	
封面题字	贾平凹	
插 图	董 钺	
出版发行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 编 450002
网 址	http://www.zynm.com	电 话 0371 - 65751257
邮购热线	0371 - 65724566	传 真 0371 - 65751257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4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42 - 1000 - 0	定 价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问 张 炜 贾平凹 李佩甫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国 田中禾 孙广举

刘思谦 刘 恪 何 弘

罗阿波 耿占春 原 非

魏世祥

纲目总审 张 炜

主 编 郑电波

原始资料搜集查询

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

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

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

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

张月华 王向阳 王 刚 才 让 赵文玺

凡 例

本大系全套共 36 卷,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表、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中篇名作。其中前 6 卷为短篇小说,后 30 卷(7 卷—36 卷)为中篇小说。其中包括荣获全国大奖的乡土短、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且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在当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读者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作品。

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每卷从作品的品质考量前后有所微调,但大的格局不变。

上世纪整个 80 年代,是中篇乡土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段,名作灿若群星,该大系收录此时段的作品较多。短篇小说系列每卷分上、中、下三部分,而中篇小说系列不作界分。

每卷的字数大致相当。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初,一般中篇小说的篇幅比后来的较长,因此每卷的篇数较少,这也是全套各卷选篇数目不均的原因。

卷首语

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它们是如此的丰富、瑰丽、饱满和激越，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它们是心史，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过人的敏感，欣悦和忧郁，惊愕与绝望，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

张 炜

2013 年春

卷首语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

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

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了城乡一体化阶段，农民进城，小城镇的人到县上，县上的人到省城，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但是，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只要土地在，思维在，农耕的思维观念在，不管在哪儿，就是你在美国，到月球上去，你还是中国的，中国式的，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

在中国，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那里有丰富的宝藏。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静一静，慢慢品味它。

贾平凹

2014 年春

前 言

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

乡土,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新时期文学中,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应该说,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

农民在我国文学中,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而文学地位不低。这是由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生活阅历、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农村生活的改变,农民心气的勃发,新一代农民在精神、意识、思想上的吐故纳新,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作家与之击鼓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阶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社会的深层变革,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复杂与嬗变。当然,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

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泻。

新时期文学初期,印象深、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张炜的《一潭清水》,贾平凹的《黑氏》,铁凝的《哦,香雪》,邵振国的《麦客》,张石山的《镢柄韩山宝》,王润滋的《内当家》,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田中禾的《五月》,乔典运的《满票》等。中篇小说有郑义的《老井》,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绿化树》,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叶蔚林的《在没航标的河流上》,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秋天的愤怒》,映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王安忆的《小鲍庄》等等。

新时期文学的早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

时间在飞驰,中国的变革在加深、加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商业大潮席卷而来,文学受到很大冲击,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因与政治思潮、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也由于作家的坚守,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吴越文化群落、齐鲁文化群落、燕赵文化群落、秦晋文化群落、中原文化群落、东北文化群落、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乡土小说内容丰富,五彩斑斓。

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而是多色的,很耐人寻味。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余华的《活着》,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张宇的《乡村情感》,韩少功的《马桥人物》,杨争光的《公羊串门》,

赵德发的《通腿儿》等等。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但质量很高,作家开始向家族、人生命运深处思考,审察人性、反思历史、反观传统,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先有张炜的《古船》初现端倪,继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的联袂冲刺,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

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因面临着商业文化、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然而,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贾平凹的《秦腔》,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孙慧芬的《歇马山庄》,铁凝的《笨花》,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等,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他们甘于寂寞,其思考已抵达生活、社会、历史、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

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乡土”血脉相连,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也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占据了文学、文化、出版价值的制高点。

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艺术高度,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因此可以说,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

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同时也被世界看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多年来,从鲁迅到沈从文,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

尔文学梦，可是直到去年，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我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奖，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这片热土，造就了这一批作家；这个时代的气候，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如张炜、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作家，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

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35年（1977—2012）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

本套书重时代感，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选篇首重乡土气息、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以作品品质为标杆（作家名气、地位作第二位考虑）以期展示35年中国农村变革、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

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规模小，不全面；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登高望远，选篇宏观铺陈，将散失于长达35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由于书的印张所限，有不少影响大、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对此我们深感遗憾。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让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村的变化，关心自身命运，关心社会变革，这是我们的初衷。

郑电波

2013年初春

目 录

跪乳	岳恒寿	001
这方水土	向本贵	050
村民组长	何 申	080
自戕	钱国丹	108
乡村教育	王 彪	136
残棋	赵秀林	165
摘贫帽	韦晓光	203
分享艰难	刘醒龙	232
黄坡秋景	张 继	270
古辘吱嘎	孙春平	302

跪乳

岳恒寿

我这半辈子一切人都对得起，唯独对不起我母亲。

这种痛悔在丢失了我母亲留给我的一块羊皮褥子后愈加强烈，如同滚油烧心。我想：如果谁能帮我找回那个羊皮褥子，我情愿以万金酬谢。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失去的永远找不回来了，唯一所能补偿的是写一本关于母亲的书——是的，羊皮褥子丢掉了，母亲下世了，这本书就是我的“羊皮褥子”。

我把全部的感情投入到眼前的方格纸上，悠悠地追忆母亲的形象。往事如烟，漫无边际。抬头望见墙上三十年前妻子抱着儿子喂奶的照片，我的心一下子豁开了一道清晰的线条。“好，”我说，“就从儿子断奶写起吧。”

我的娘，儿不才，要写你啦。

—

儿子的脸蛋埋在他母亲的怀里，埋在他妈那乳晕浓艳丰满洁白的乳房下，小嘴一鼓一抿地吮吸着，发出咕咚咕咚的咽奶声。然而，那小嘴像两片夹板似的用劲一掙，响亮地拔离奶穗，笑开的嘴里立刻哈出一股热烈的奶腥的甜润，六个月的吮吸使他的脸蛋艳润结实，也和他妈的奶团一样圆浑，表现着幸福惬意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自豪。他拔离奶穗后开始看看周围，看看我。他张着嘴笑着，小拳头舞动着，小脚丫翘着，像一只兴奋的幼熊猫。他完全不知道，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全国性大饥荒的1962年的寒碜的秋天，更不知道战争才使他与父母有了这次急匆匆的旅行。他的眼神从我脸上反弹开，头转动了一下，望向了车窗外，我分明看见他那纯洁透明的眼神在变化奇妙的景物和乳汁般大气里流动。荒漠的山谷越来越深，我好像听见他向我叫了一声：爸爸，还不到吗？我奶奶家。

妻子紧靠着车座背，疲惫的双眼也如儿子的眼神同步地射向车窗外，手指头按压着随时都会喷发的奶穗。妻子就像一蓬发蔫的睡莲，无可奈何地摊在水中，任水波起伏激荡。妻子的眼神里满含着沉沉的忧虑，与忧虑的我同步地漂荡在汪洋中。

就是在昨天，当妻子领来出征的皮大头鞋的时候，我的心像爆炸似的裂开了。我说：“陶，你还是跟领导说说，毕竟医院里有不去的，别人能不去，为啥非要你去？我上去了，咱两口子上去一个还不行吗？”陶说：“不是非要我上去，是我非要去。你忘了院长那回因小米的事点了我……”半年前的这个事还纠缠在她心上：那是她坐月子的时候，我妈特意给她寄来二十斤太行山的小米，她一顿也不吃，她说不好吃，塞在碗橱下，蛆滚鼠扒蟑螂咬，最后提搂出去要连袋子扔掉，被院长看见，给提走了。院长把它提到全院军人大会上，气愤地点了她的名。陶说：“从那至今我都觉得比别人矮了一截。这回我不仅要上去，还要干出个样儿来，让院长看看我陶淑琴到底是不是他说的那种只会吃糖葫芦的娇里娇气的城市小姐！”我说：“我们俩都上去，那咱的孩子怎么办？他还吃奶呀！”陶说：“我想好啦，送回你老家去，让他奶奶给带着。”我说：“你别打我妈的主意，我妈带不了。”陶说，“你光心疼你妈，就怕麻烦了你妈。”我说：“不，家乡灾情重，我妈又有病，怕带不了。”陶说，“那我就把孩子也背上去！”这是气话，但它却有力地镇住了我。她是军人，我无权阻止她履行参战的职责。而她同时又是孩子的母亲，她何尝不作难呢？她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另一个都市里的她的母亲，可她早就没有了母亲，只有父亲，而带孩子必须是母亲。没办法她才想到我的母亲。我说：“好吧，既然你愿意送就送回去，不过，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

公共汽车像患气管炎的老人，吃力地在山路上哼哼着，爬行着。儿子看一会儿，笑一会儿，再像鱼儿吞钩似的叼住奶头吃一会儿，吃得打了嗝还吃。陶用手往上提着不断地壅住儿子鼻孔的乳房。车上都是我不认识的老乡，儿子的活泼劲儿最惹人眼目，陶的奶子最惹人眼目。儿子嘴一离奶头，陶就用手指抵着，那奶汁仍不可遏止地喷泻出来。邻座的婆婆们艳羡煞发出啧啧的赞叹：“看，这媳妇多好的奶！”车里的空气被她这奶腥味冲得热烘烘的，婆婆们的话也是热烘烘的，陶有些不好意思地收了一下脚，红着脸向我投来微微一笑。我没有笑，也没有丝毫的骄傲，我心里倒翻起一种苦难的伤感。

关于对母亲们的奶子，在我的童心童眸里就有着深刻的记忆和形象化认识。我把乡间母亲们的奶子分为两种：一种是圆圆的，像两个小碗扣在胸前，奶尖微垂，略呈“八”字，昂首前翘，吸时柔而且坚，奶流量一般，这我叫碗碗奶；一种是滴溜溜下垂，红枣般的奶头翘吊在肚脐两边，犹如一个大写的“儿”字，这我叫布袋奶。这种奶子的奶水忒足。有人说初乳的奶子都是碗碗奶，奶过一个孩子或上了年纪后就自然下垂，变成了布袋奶，我却不以为然。我们那儿夏天在树荫下纳凉的老奶奶们，喜欢赤条条光着膀子，胸前的奶子有吊着的，有扣着的，我妻子陶才初乳婴儿，

又紧紧束着奶罩，而现在已经吊下来了。看来奶的大小与形状是生就的，布袋奶是奶水的压力与胀力对奶体的扭曲的造型。

我妈就有一对布袋奶。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妈生下我时却没有一滴奶水。吃草药拔火罐都没下来，挤也不管用。我妈的奶子挤得印出斑斑血丝，像两颗熟透的桃，我妈并不甘心，不停地搓揉拧挤，搓揉拧挤一阵后就再让我试着吸。父亲说：“算了哇，别让孩子受罪啦，你天生不会当妈。”我妈说：“不，俺有奶，俺肯定有奶，俺胀得疼，俺要他吃俺，俺要用俺的奶奶俺的孩。”母亲抱着我，将奶头送到我的嘴里，母亲看见我的小嘴没命地吞吮起来，但我吸了几口就吐出奶头哭了。后来，母亲让我再吸，我便本能地不再衔那奶头。我的饥饿的哭声撕裂着母亲的心。这时，接生婆给出了个主意：叫我爹吸。爹说：“不会出奶还当甚的妈咧。大老爷们干那事，埋汰人哩！”爹不干，妈就求：“他爹，为了孩子，你就吸一口哇。”母亲的眼睛和她的奶子一样地痛苦。爹不看母亲那可怜的脸，只说不。其实爹不是不吸，是不相信能吸出来，也怕把这事说出去丢人。妈再求，爹说不就是不。爹不吸，却去叫本家我的一个叔来吸。那叔那时十来岁，叔怯怯地捉住母亲的奶子，张开小勺似的嘴衔住了奶头，随即，两个小腮帮就软柿子似的凹了下去。母亲怕叔害羞不敢用劲吸，开始是闭着眼睛的，兴许在安详地等待那一瞬间幸福的降临。但幸福并不像接生婆说的那样渠成水到，母亲的耐心渐渐变成了难以忍受的焦灼。母亲睁开了眼睛，把裸露的整个世界倾向叔的胸前，不住嘴地鼓励叔：“使劲儿吸，再使点劲儿呀！”叔换了口气，放肆地吸着奶头，双手挤着奶团，全身都在搏动，都在吸，就像连环画里熊猫摘西瓜的情景一样。叔的脸蛋憋得通红，两腮吸得发酸，他没有发现奶头生出气流的预感，却越来越感觉到他的耳朵透出嗡嗡的气旋，像秋蝉似的鸣叫着。他的舌尖感觉不到一星点儿甜润的奶汁，却感觉到无数的小虫在他的腮帮下蠕动蚕食。终于“啊”的一声，像嚼上辣椒面似的，吐出一口条状的酸物。叔跑了。母亲哭了。父亲看着母亲那一对搓拧得不像奶的奶子，看着哭泣的母亲，看着哭叫的我，心里翻滚着当爹的愧疚。

这情景都被一个羊倌看在了眼里，当日黄昏羊入圈后，羊倌就摸黑翻山到河北省地界，赶清早买回一只奶羊。奶羊刚生了小羊，小羊还不会走路，是羊倌的胳膊窝把它夹回来的。羊妈妈的奶忒足，我的第一口奶就是吃这羊妈妈的奶。

一天黄昏，父亲从外面急火火跑回来，说：“日本人来啦！快跑！”母亲心里一抖，一副无可收拾的蔫劲儿，只知道紧紧地往怀里搂我。村里已是鸡飞狗叫，喊声连天。这骚动更使父亲惊慌失措，父亲知道鬼子进村是要杀人的，日本人杀人就像杀鸡杀狗那样随便和快乐。父亲连声吼着母亲快跑快跑！自己却跪在院子，对着窑墙上砖头大一个被称作“天地庙”的小窑窑磕起头来，父亲总是寄托着佛的保护。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父亲的头磕得很虔诚，很响亮。父亲磕头的时候，母亲正抱着我团团乱转，乱瞅。母亲忽然看见拴在枣树下的羊，羊咩咩地朝她叫着，小羊羔

也吱吱地缩在它妈的肚底下颤鸣着。母亲突然觉得，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都是一个生命，就像家庭的一个成员，自己抱着孩子跑了，把它们母子丢在这里？母亲从它们的哀叫声中感觉到了它们内心的惊恐和对主人的哀求。抱着我的母亲试图腾出一只手牵上羊一块儿逃命，但她力不从心。磕完头的父亲忽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赶紧把羊解开，关进屋里锁了。父亲慌慌张张地抱起一团破棉被又吼妈快跑，忽然，村外飞来叭叭的枪声，有一颗枪子儿带着拨动琴弦般的声响打在窑洞的墙头上，又反弹下来擦肩而过，随着迸裂的碎石叭啦啦落在院里。母亲感觉到那枪子儿带着明亮的光穿进了她的胸膛，然后在她的胸膛里发出隆隆的雷鸣。枪声使父亲的慌乱浓缩到一个清醒的视点：唯有我是他生命的全部。父亲吼叫着拽着母亲往出跑，母亲却一个踉跄坐在捶布石上了。父亲看见母亲的袄肩上绽开一朵三角红梅，以为是给打瘫了就来搀扶，母亲却在一种气色平静的状态中解开了扣子，托出奶头塞在我的嘴里。

母亲有奶啦！

父亲惊疑地第一次看见母亲的奶子流出洁白的乳汁，第一次看见母亲用自己的奶乳我。这奶水是日本人的枪弹给惊出来的，日本人的枪弹使我妈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父亲木桩似的愣住了。

母亲的奶水像憋足的渠水突然冲破了闸门，哗哗地灌进我的心田。窑洞上又飞来两粒子弹，院子里又落下几片碎石。父亲几乎是乞求似的催母亲快跑，母亲纹丝不动，她感觉到了奶流的快感和胸部的舒服，感觉到了我吸奶的力气。母亲两眼似睁非睁，如痴如醉，带着幸福的激动，平心静气地乳我。父亲听见母亲自语说：管你日本鬼烧也好杀也好，先让我孩儿吃饱了再说。

母亲就是这样履行了乳我的第一次神圣权利，那种蔑视强盗的超然心魄，比她实际给予我的乳汁本身还珍贵得多。我一直自豪，我是根扎黄土，呼吸着弥漫硝烟，吃小米包谷土豆，吮羊奶娘奶喝井水长成的一条壮实的汉子。我的健壮的体魄，从入伍体检到提干体检那许许多多栏目里打的一个个合格的印戳，从苦练三伏三九耐力的测试到全面考核的一次次全优成绩，就是对我最权威的鉴赏。这鉴赏同时也是对我母亲的赞美。母亲的奶水里有性格的成分，母亲的心灵美德浸透在我的每一个细胞里。参军仅仅八年的时间，我便成为一个营级的指挥员，实际上我的言行举止，都受着母亲基因的支配，母亲的奶腥味一直伴随着我。

公共汽车越爬越高，山越走越深。

陶问：“还有多远？”

我说：“快了。”

陶又问：“母亲头上有白发了吗？”

我说：“八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没有，现在肯定有了。”

二

我在这儿出生滚了十八年，知道这儿的穷困光景，更知道可恶的饥荒虽然过去，深痛的创伤远没有愈合。这儿的乡亲们至今还吃着包谷皮熬的淀粉坨。我很难想象父母亲在这场饥荒中是以怎样顽强的生命力冲破了死神的罗网。而作为儿子，我只寄过八十斤粮票和一百块钱，充其量顶多能换得几十斤红薯干。想到这，我心里就为之沉重。

母亲那对布袋奶子流过多少奶汁，除乳我之外还做出多少不属于母亲的奉献？陶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记得，母亲那洁白如玉的奶子如何超负荷地掏空，耗尽，并过早地干瘪下去？陶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记得。

我有奶吃了，母亲和我跑脱了，然而，那只奶羊却在那天夜里叫日本人抢走了，留下了那只断奶的可怜的小羊羔。那只雪白的小羊羔还不会吃草，饿得咩咩叫。它开始是仰着脖子，四处张望着喊叫，母亲知道它在唤它妈。后来它便在屋里和院子杳见缝隙到处找，到处扒，见到什么都嗅嗅，舔舔，母亲知道它想找东西吃。母亲手心里抓一把包谷面喂它，它用舌尖舔了一点儿。在嘴里捻着，还是叫，母亲知道它说咽不了。母亲用剩汤剩饭喂它，它吃不了两口就舔舔唇，仍盯着人叫，母亲知道它说不对口味儿——母亲的这么多“知道”不是我的编造和强加，这是后来母亲说的，母亲说她后来在与羊的生活中，居然懂得了羊语。咩或是哎，同一个单音节，它只是声调和音调上的变化，颤颤的长声是有求于你，短促的颤声是高兴、激动和满足的表示，尖而不颤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威胁，颤而不尖是它习惯的歌喉。我从妈身上深信了“近山识鸟音”的哲理。

这天晌午，阳光忒好，母亲喂饱了我把我哄睡，盘腿坐在枣树上纳鞋底儿，羊羔就卧进妈的腿弯里，脸望着妈，扁扁的肚子一起一伏，毛瓜儿似的小嘴在妈身上嗅嗅碰碰，母亲知道它闻到了她身上的奶腥气味，就用手按它的嘴，羊羔便衔住了母亲一个手指头，嚼了两下，又吐出来，母亲感觉到她的手指头不疼，它没有牙。羊羔叫得更加凄厉，两只前蹄在母亲胸怀里乱扒，泪淋淋的双目与母亲的双目殷殷相对。母亲踌躇地放下针线，惶惶然望了一下周围，周围只有不动的枣树和疯张的蝉鸣，母亲定了一下神，就有些赧然地解开怀，试着把一个奶头送进羊羔的嘴里。这一举动看似一个仅在一指之隔、一瞬之间的跨越，但却是惊人而惶恐得仿佛倒回到几十亿年前蛮荒时代，消灭了人类与畜类间彼此高下的距离。母亲不知道她该不该这样做，不知道她这样做有悖于什么，不悖于什么。她只感觉到羊羔的嘴里满是针尖儿大的肉刺刺，就像毛刷子似的捋磨着她又痒又疼，感觉到它全身都在拼命地搏动。它吃奶不像人那样平静地躺着吮吸，生性要跪着前腿，每吃一口就往上猛拱